

# 笛卡尔传

〔法〕皮埃尔·弗雷德里斯 著

刘德忠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目 录

|                     |       |
|---------------------|-------|
| 译 序 .....           | (5)   |
| 一 (1596—1628) ..... | (7)   |
| 二 (1628—1637) ..... | (54)  |
| 三 (1638—1650) ..... | (107) |
| 附录 笛卡尔生平大事年表 .....  | (226) |



## 译 序

勒内·笛卡尔（1596—1650），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法国克勒兹河右岸的海牙村，后迁于上普瓦图。8岁时被送到拉弗莱希公学读书，接受耶稣会士的正规传统教育。笛卡尔非常好学，攻读了古典语文、历史、文学、修辞、神学、哲学、法学、医学、数学等。

为了认识世界，他交往很多。曾经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日尔曼30年战争。由于身体不好，他得以过着“闲散”的生活。这样，他常常躺在床上，仔细琢磨着科学问题，研究了解析几何、天文学、地球学、气象学等方面的问题。

1627年—1628年，着手写作《指导心灵探求真理的原则》，但最终没能完成。

1629年，笛卡尔由于在法国遇到的干扰较多，于是避居荷兰。在隐居生活中写下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首先是《论光，或名论世界》，讨论了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但鉴于伽利略事件而决定不予发表。

1637年，他第一次发表了影响巨大的著作《论方法》，并附有三篇论文，即：《几何学》、《屈光学》和《天象》。其中《几何学》是数学史上打开新纪元的解析几何。

他的主导著作《玄想集》发表于1641年，这部著作详细论述了他的基本哲学思想。接着在1644年发表了他的系统哲学著作《哲学要义》，这部著作是他的全部思想的概括。笛卡

尔的最后一部著作《灵魂的激情》发表于 1649 年，主要探讨了心理学问题，特别是身心关系问题。

笛卡尔的著作还有早期的逻辑作品《指导心灵的原则》以及一部生理学作品《论胚胎》，此外还留下一些信件和短文。

1649 年，应瑞典女王的邀请，笛卡尔前往斯德哥尔摩，并在瑞典宫廷里讲授哲学。由于辛苦和天气的寒冷，这位本就体质较差的哲学家得了肺炎，并于 1650 年 2 月逝世。

本书作者皮埃尔·弗雷德里斯用纪实性的手法。以时间为线索向读者介绍了这位哲学家普通人的生活，与贝克曼、梅思纳、莎士比亚等人的交往和交流，以及与海伦姘居，并生有一私生女的非正常的情感经历，揭示了笛卡尔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详尽地介绍了笛卡尔淡泊名利，潜心科学研究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敢于除旧，勇于创新的精神，为研究笛卡尔的思想变化历程和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一本了解笛卡尔生平和研究笛卡尔思想的极有价值的好书！

## — (1596—1628)

1596 年 3 月 31 日，勒内·笛卡尔出生于克勒兹河右岸的海牙村，介于图尔与普瓦蒂埃中间，距该二城同等距离。勒内日后谈到自己出生于“都兰花园”，但他自称“普瓦蒂埃人”或“普瓦图贵族”。笛卡尔家族于 16 世纪初从都兰迁至维埃纳河和克勒兹河南岸，定居于上普瓦图。勒内的父亲生于夏特罗的一幢房子里，这幢房子以及普瓦蒂埃的另一幢房子以后由儿子继承。勒内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普瓦蒂埃人。以夏特罗为家族中心，笛卡尔家族兴旺繁荣于普瓦图和布列塔尼。

勒内·笛卡尔的祖父和外曾祖父是医生。此外还有一位药剂师。不过，当法官的人更多。勒内·笛卡尔的外祖父勒内·勃罗夏尔在普瓦蒂埃典吏法庭任副典吏，也就是司法官；叔祖父在夏特罗任副典吏。有个外叔祖父是普瓦蒂埃的“审判官”。勒内的父亲若善。笛卡尔是设在雷恩的布列塔尼大理寺的参事。勒内的哥哥彼埃尔、异母弟若善第二，还有两个侄儿，后来也都在该机构担任职务。

笛卡尔 8 岁时，建立了纳捐买官的制度，从而将一种旧有的做法固定化：交纳一定的年捐，司法官就可以始终据有其职位。

勒内·笛卡尔的父亲为新近忝列为法官贵族感到自豪。他有了贵族纹章，成为候补侍从骑士。其男性后裔将在名字前面冠以一块土地的名称：勒内称作“佩隆君”。后来他继承了父

亲的遗产，生活非常富足。笛卡尔从来未干过牟利的活动——即使他的著作也没有给他任何实利——而且他从来无需烦心去挣饭吃。

他写道：“我的生母在我出世后不多几天就去世了……”这个所谓“不多几天”，实际上是一年多：笛卡尔的母亲还来得及再生一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幼年即告夭折。勒内出生以前，父亲已有一子，叫彼埃尔，一女，叫若望娜——未来的克勒维采邑女主人。他再娶南特审计院院长的女儿安娜·莫兰，勒内得一异母弟若善，一异母妹安娜——未来的阿伏茹采邑女主人。

8岁时他被送至拉弗莱希。因为它距离夏特罗只有 25 里埃，而且勃罗夏尔的姻亲夏尔勒神父在亨利四世不久前在那里创办的公学里任教。

当时在拉弗莱希统治的是耶稣会。

拉弗莱希城堡（以后波拿巴把它变成军官子弟学校），当时是亨利四世的产业。就在前几年这里还陈列出一间“笛卡尔的观测室”——大概并不是这位未来的伟人住的宿舍。勒内·笛卡尔体弱多病，早在 1653 年，拉普斯托普就搜集到一种传闻：听说，他的老师们为了照顾他，允许他“早上躺在床上不起来”，他就利用这种特许来“构造他的代数学”。我们得感谢巴伊叶，是他向我们详尽叙述了笛卡尔居住在拉弗莱希时的情况，才使我们免得产生以为他是纨绔子弟的误会。确实无误，在笛卡尔求学 8 年多的期间，他的亲戚夏尔勒神父简直就像其生父，也形同其家庭教师；他还请了狄奈神父充作笛卡尔个人的导师，后来狄奈神父当上了省区教长、国王的忏悔师。确实无误，1610 年，亨利四世被刺身亡（对于耶稣会幸运的是，腊伐雅克只是以前当过西多会修士）之后，14 岁的笛卡尔参加了为把国王的心脏安放在该校教堂而举行的仪式。然而，这



些都只是轶闻。言归正传，主要的是：拉弗莱希教学的是什么？

实质上，巴伊叶回答如下：“头 5 年学文，或者说，教的是文学，即，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散文和韵文写作。后 3 年学哲学。即，6 年级先学逻辑学，然后学伦理学；7 年级先学形而下学，然后学形而上学；8 年级学数学”。巴伊叶提到的教学计划即如上述，其内容本身还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在当时，形而下学和数学没有同哲学分家。笛卡尔晚年写道：“哲学一词意味着对智慧的研究，而……智慧不单单指对待事务行为之合理，而且指对于人可知的一切事物有一种完善的认识；……而这一认识若要完善，则必须是从初因中演绎出来的。”在笛卡尔同时代人看来，“哲学”就是神圣认识和人类知识的总和。

如此看来，讲授给幼年笛卡尔的“哲学”的基础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巴伊叶告诉我们：“小笛卡尔进入学校，学习科学的热情比往常更为高涨。”那么，勒内·笛卡尔从神父们的学堂出来的时候，学到了什么呢？几何、代数初步，这两方面他原来就特别有天才；公元前 4 世纪的那种形而下学，是按照特兰托神学家的口味审查和更正了的。至于其他，基本上都是从所读的书中得到的零散的东西。巴伊叶好心好意地指出：“这只应该理解为当时凑巧能够掌握的一切”。其实算不了什么，只是很大一堆杂乱的东西而已。耶稣会士的责任是：按照反宗教改革当局规定的纪律培育人才，也就是说，使用经院哲学把他们引导向基督教神学。可以相信，耶稣会教师们是尽心尽力的。

在《论方法》的开头部分，笛卡尔讲述了他是怎样开始怀疑拉弗莱希的人们讲授给他的一切的，——只除了神后真理，这些“是超乎我们的睿智的”：古代著作的内容只是神话传说，

雄辩术和诗无非是消遣，各派哲学首领从来未能意见一致，数学家并没有在论证之明显性上构筑起任何高超些的东西。他又说，由于这种怀疑，“一旦结束那种学完之后便惯常忝列为博学之士的课程”，他立即放弃了学术研究。事实上，笛卡尔写《论方法》时已经将近 40 岁，而 1612 年从拉弗莱希出来的年轻学生才 16 岁。这些批判是在以后的年代里一步一步实现的，并不是一下子全部完成的。

刚从拉弗莱希出来的笛卡尔还没有想到向“学校巨人”作战折断矛头。他所受的教育给他打上了深刻烙印，尽管他有所抱怨，这种烙印今后仍然存在。也没有什么能证明像巴伊叶所说的，笛卡尔“早在 1613 年就抛弃了书本”。巴伊叶神父当时不知的某些确凿材料说明，相反，勒内·笛卡尔作为法官的儿子，抛弃拉弗莱希的课本只是为了准备从事司法工作：1616 年 5 月，他已回到普瓦蒂埃；11 月 9 日和 10 日，他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并获得法学士攻读证书。

1617 年，小笛卡尔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

他在巴黎交往的是拉弗莱希老师们和他父亲介绍他去见的人，此外还有耶稣会士，还有法官。笛卡尔很瘦，身材不高，蓄着两撇小胡子，颏下也留须。肺不好，还在咳嗽，不过，身体状况日渐好转。他仍然是个大少爷，家里人从来舍不得让他缺钱花，还有个佣人专门伺候他，他玩马，还舞刀弄剑。他还赌博，浪费时间。如果说他写写东西，那写的是论击剑的论文，这篇作品后来遗失了。

若善·笛卡尔已经给长子彼埃尔买得一个官职，也准备给勒内搞一个。但是，勒内的的确确不是当法官的材料。怎样才能呼吸点空气呢？去当兵。巴伊叶写道：“笛卡尔先生正打算参加国王的军队，突生念头要去国外看看，于是决定到可能同法国国王结盟的国家去当兵。在这一点上，他决心效仿法国侍

从贵族中的某些青年——他们当时是投效荷兰的莫里斯·德·拿骚麾下学习打仗的。”

从笛卡尔作为中人签字的几份文书可以得知，1617年10月12日和12月3日他在南特附近的絮塞。1618年初，他即将年满22岁时出发前往勃雷达。

笛卡尔1618年春侨居的勃雷达城是一座要塞，位于联合省南方，距离今日比利时安特卫普省省界不远，后来在1625年西班牙围攻了6个月之久才把它重新占领。拿骚家族在该城有一座城堡，后来莫里斯就住在城堡里；他们在该城设立了一所军事学院。

巴伊叶又说：“笛卡尔先生决定当兵的时候，是下了决心绝不到任何地方去充当演员，而是到处去当观众，看看尘世大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国家里登台表演的种种角色。他去当兵只是为了更加依其本来面目去研究人的各种不同的道德风尚，尝试使自己经受世事沉浮的一切考验。为了不受任何上方的力量的妨碍，他首先放弃了任何职位，始终用自己的钱维持生活。不过，为了敷衍门面，他至少必须得点报酬。”那是一枚金双币，作为吃粮当兵的见证，他终生保留着。

这段叙述很耐人寻味，不过倒也符合我们所知的实际情况。笛卡尔从来只是玩票性质的大兵，自愿从军只是出国见世面的借口。他既没有当过军官，也没有领过官饷。他在勃雷达的生活并不是被教授使用武器的征兵征来的青年，严格地说，甚至不是驻防军的生活。不久以后的一封信是巴伊叶未及看见的，这证实了那种生活是一个有身份的外国人被允许旁听某种荷兰陆军军官学校课程的生活。只要不是上课的时间，笛卡尔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20年后，他致赫伊根斯的信里还谈到“当年我在勃雷达闲散极了”。

1618年8月23日，莫里斯·德·拿骚下令逮捕了巴尔纳韦

特和其他两位法官。这时，笛卡尔在勃雷达。虽然这场争吵搞得整个共和国动荡不安。在新教人士内部派生出天主教会从佩拉吉和圣奥古斯丁继承下来的那种争吵，笛卡尔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不是神学家，只是军事学院的学生。他正在学荷兰语、攻城术和少许弹道学。这种种学习使他得到想像弹道和设计星形或菱形堡垒的乐趣。这一年 11 月的 1 天，他上完课出来，发现街上有一小堆人站在那里看布告。这张布告是向行路人等提出的一道数学题，布告内容是用弗莱明文写的。“笛卡尔先生随便请教站在身边的一个人，请他用拉丁语或者法语讲一讲这张布告实质内容是什么。他凑巧请教的这个人乐意用拉丁语给他以满足，不过有个条件：笛卡尔得把这道题的解答告诉他，他自己认为这道题是非常难解的。笛卡尔态度十分坚决地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人根本没料到一个青年士官生能这样，就写下姓名和住址给了他，要他在解答出来以后去告诉他。笛卡尔先生看了纸条，知道他名叫伊萨克·贝克曼。”

两人偶然相遇对于笛卡尔的精神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影响之大是超过笛卡尔日后承认的。贝克曼生于泽兰的米德尔堡，遇见 22 岁半的笛卡尔时年近 30。他热衷于形而下学和数学。虽然他懂一点法语，笛卡尔懂一点弗莱明语，但二人还是使用拉丁语进行交流。

但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是：贝克曼从少年时代起一直在做自传性质的札记，渐渐记满了几个练习本，又记满了一个日记本，最后还记满了一个小牛皮封面的对开大帐簿。这些东西，1629 年在伽桑狄手里。笛卡尔也知道有这些日记，1630 年在信里提到过。1637 年贝克曼逝世，由其弟亚伯拉罕·贝克曼继承一切文件，他甚至用它们作为材料写了一本小册子。后来那个大帐簿长久不知去向，一直到 1880 年才在米德尔堡的一家书店里出现。书店老板后来以一法郎售价卖给了泽兰省图书

馆，1905 年才终于被一个荷兰大学生发现。

这一发现对研究笛卡尔极有价值。因为其中不仅披露了贝克曼的私人札记，而且大帐簿里还夹着一些文件，特别是贝克曼与笛卡尔来往的信件或信件抄本，而这些是此前不为人知的。这样一来，传统的做法，或者说，为笛卡尔辩解的做法就有了改变，从此根据确凿的材料进行研究。

贝克曼日记头一次提到笛卡尔是在 1618 年，标明了两人相遇的具体时间，也具体指出相遇是因为一道科学“难题”：“昨天 11 月 10 日，在勃雷达，一个法国普瓦图人力求证明角是不存在的，其推理如下……”贝克曼又说：“笛卡尔未能证明角是不存在的。”11 月 23 日他写道：“儿童玩的陀螺转的时候立着不倒……普瓦图人勒内要我设想人可以在空中不掉下来。”为何日记又说“普瓦图人佩隆先生在一篇写给我看的音乐论文中自称勒内·笛卡尔。”后面，贝克曼在大帐簿里全文抄录了这篇论文，还有笛卡尔的一部早期作品，其中明确说明水对于容器的压力，还解释了“石头在真空中向着地心降落，每一瞬间运动增加的速度。”对开日记本还有十来段文字记载着数学问题、声学问题以及关于落体。

笛卡尔和贝克曼交谈的内容是什么？谈的是形而下学科学和数学，但完全排除今日所称的“哲学”。年龄稍小的笛卡尔对年长的贝克曼提出的难题给予最大努力的回答。

贝克曼是否把不是这位年轻的朋友说过的话加之于他呢？没有。笛卡尔自己不久以后在笔记本里也写道：若干天以来，他“同一个天资特异的人亲密交往”。推崇备至并不是孤立一例。笛卡尔的感情还流露为 1618 年 12 月 31 日把《音乐简论》手稿送给贝克曼时这样写道：

“现在看见了陆地，我赶紧驶向岸边；这其中我略去了许多东西，主要是为求简洁，也是由于遗忘，更多的是由于无

知。但是，我允许我心智的这一产物，无论它是多么不像样子，允许我的小熊（‘小熊’是用拉丁文写的 *ursus*）奔向您，权当对我们亲密友谊的纪念，并最确实地证实我对您的友情，可是有个条件，就是，把它永远收藏在您的柜子里或您的书橱里，不要让它遭受人们的评断。它的种种缺点，人们不会忽视，我相信，你也不会忽视，只会凝目注视我不否认匆匆记下我思想的脉络的那些篇页。他们尤其不可能知道，这篇东西是在无知的大兵中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只好忍受一种与其思维截然不同的生活，仅仅为了您而写的。”

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无知的大兵中间，这就是笛卡尔在勃雷达的自我写照。看了这段题献，对他自己如何看待军人职业当无疑问。这时，他那唯一的朋友、他刚刚对之献出最诚挚友情的人，正要走了。我们从日记中得知，1619年1月2日贝克曼不在勃雷达。1月10日，他已回到故乡米德尔堡。他给笛卡尔写了信，笛卡尔也给他回了信。信中写道：

“焦急盼望的来信终于收到。第一眼就看见信上关于音乐的见解，不胜欣喜。……我仍然无所事事，一如往常；在您的鼓动之下打算写的几本书，几乎连题目都没写。不过，请不要以为我疏懒到浪费时间而毫无收获；我倒是相当有益地利用时间，只是，所研究的那些问题，以您那种从事更高尚的研究的心智来看，是会从高人云霄的科学顶峰上嗤之以鼻的，即，绘画，军事建筑学，特别是荷兰语（*sermone belgico*）。您即将眼见学习你们的语言我有了多大的进步，因为，只要上帝允许，我打算封斋节在米德尔堡过……在此以前，请给我友爱，并请深信不疑我宁肯忘记缪斯，也不会忘记您，因为缪斯用永恒友情的纽带把我同您联系在一起……佩隆，1619年1月24日于勃雷达。”

这就是说，笛卡尔继续在军事学院学习：荷兰语、城防

术、绘图。但贝克曼怂恿他写“书”，不妨从几何学或力学开始。尽管迪卡尔答应了贝克曼关于写书的建议，但他还是执行了另一项计划，这促使他离开法国。他自愿参加联合省军队，原来“约定”——假如真有什么约定的话——是短期的。他随时可以离开勃雷达。为何不一直跑到德意志及其附属地去呢？1619年3月，笛卡尔似乎下了这个决心。他想去在离去前见到贝克曼。他就前往米德尔堡。结果非常失望：好友不在那里，可能是突然到多雷赫特和鹿特丹去了。笛卡尔没能亲自向贝克曼讲讲几个星期以来他所思考的东西，只好又回到勃雷达。

3月26日他写信给贝克曼说：“事实上是想向您老老实实痛快地谈谈我正在构造什么，我想出产什么，那并不是吕雷那样的 *Ars brevis*，而是一种可以说是崭新的科学，它可以解决关于任何性质的连续量和不连续量的一切问题。”简言之，是一种适用于一切精密科学的数学方法。“的确，那是无穷无尽的事业，不是单独一个人凭不可思议的野心办得成的。不过，透过我这门科学的迷团，我已瞥见难以名状的光明，凭借它，我想我能驱散最浓密的黑暗。”

笛卡尔心情非常激动地向贝克曼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还是头一回用这样的言词。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可能他自己也不知其详吧。接着，他向贝克曼讲述了他从米德尔堡返回的旅行，怎样刚出弗莱辛格就碰上了一场暴雨。他又说：“虽然德意志动荡不已，我的计划没有改变，至多只是稍稍延缓了。3个星期以内我还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但届时我准备前往阿姆斯特丹，从那里去但泽（Gedanum），然后穿过波兰和一部分匈牙利，到达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当然这条路线最长，但我认为最安全。我将带上我的仆人，也许还有我熟识的一个旅伴。与我友爱的您请不必为我担心……”

笛卡尔离开勃雷达的日子是在 161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

头一天，他写信向贝克曼辞行：“来信收到，几乎就在赐寄的同一天。我不想在离此他往以前不以数语重申我们之间永世不灭的友谊。然而，请勿指望我有什么心灵产品奉上，因为我的心灵，自从我准备明天一早就出发，现在已经漂流四方。命运将带我何往，允许我止于何处，尚不得而知。因为战争的威胁还不一定就能使我安全抵达德意志，我担心在那里遇到的只是许许多多手执武器的人，而不是战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浪迹丹麦、波兰、匈牙利，以待时机，直至我能在德意志觅致一条不受土匪丘八惊扰、更能安全地通往战斗的道路。假如我在任何地方停止旅行（这是我希望的），那我就立即着手撰写我的力学或我的几何学，并纪念您作为我从事的研究的启发者和精神之父，这是我向您许下的承诺。其实，只是您把我从疏懒中唤醒；您在我心中唤醒了一门几乎已从我记忆中消退的科学，您已将一个人的心灵重新引导至它脱离已久的严肃而较为高尚的思考。因此，如果我能产生出什么不算可鄙的东西，也是您的功劳，您完全有权声称有其所有权，而我，我一定会尽告其详，或者是使您得以利用，或者是请您指正。”

第二天，他离开了勃雷达，途中曾在多德雷赫特的一家小旅店歇宿。1619年4月29日，他从阿姆斯特丹最后一次写信给贝克曼：“今日即将乘船前往丹麦……将在哥本哈根城稍事耽搁，等候来信。由此前往丹麦的船每天都有。”接着请他给一位荷兰商人捎个信，这个商人可能是负责提供汇兑单的。“别无可述，只请求您对我友爱并祝愉快。再见，爱您如爱己的佩隆。”

多德雷赫特牧师会议这时将近结束。5月13日，老巴尔纳韦特在海牙被斩首，通过司法加以杀害，这次会议便以神学政治悲剧告终。贝克曼5月6日给笛卡尔的信中只字未提这次会议的情况。贝克曼写道：“愿上帝允许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



若干时日，以便深入科学领域的最深处……请您想到撰写我的和您的力学。”这部力学将成为他俩精神友爱的结晶。“千万别错过拜访拜访什么学者，使您自己不致坐失欧洲一切优秀成果，更确切地说，使您自己得以向其他学者阐述您的体系。”

这封发往哥本哈根的信，笛卡尔并没有收到，多亏贝克曼保留了底稿。笛卡尔以后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向贝克曼函告，甚至行踪也丝毫不见告知；与他重逢只是在 9 年之后，不过，重逢时的情况证明笛卡尔还是从来没有忘记他的。

因此，1619 年 5 月初笛卡尔是在哥本哈根。巴伊叶并不知道他绕道丹麦，说道：“他的决心是到德意志去参加天主教军队；不过，在决心从军之前，他完全可以观光一下定于法兰克福城举行的新皇帝加冕典礼。”斯蒂里亚的斐迪南已经是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国王以及理论上波希米亚国王，于 8 月 28 日到达法兰克福，前来使自己当选为罗马人的王。看来，选举时外国人是不能入城的，不过，笛卡尔 9 月 9 日还是目睹了德意志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加冕典礼。《论方法》第二部分头几行文字向我们证明了此事的真实性。

从 5 月初到 9 月，笛卡尔是不是如他在 3 月 26 日给贝克曼的信中所说在但泽、波兰、匈牙利游荡呢？完全不像是事实。巴伊叶所说取道埃克斯拉夏佩勒也是这样；巴伊叶把笛卡尔离开荷兰的时间推迟到 7 月份也说错了。笛卡尔在丹麦得知选举正在筹备中，便改变了计划，穿过德意志境内，从哥本哈根到达法兰克福。可能是一小段一小段过去的。

1619 年 8 月 23 日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布拉格议会反对别人强加给他们一位天主教皇帝，而把加尔文派帕拉提纳特选侯腓特烈五世立为国王。巴伊叶又说：“（9 月 9 日典礼和庆祝活动之后）笛卡尔先生还在法兰克福停留了几天。等到他听说巴伐利亚公爵兴兵时，正在考虑自己应采取什么立场。知道这一